

NO FIXED ADDRESS



門檻 7

沒有固定地址

在某些人的一生中，有一個時刻，地理不再是一張地圖，而成為一種經歷。

在那一天之前，世界存在於書本裡。

存在於照片裡。

存在於別人的故事裡。

存在於新聞報導裡。

然後，突然間，它不再是一則新聞，而成為一條要走的路。

對我來說，這是慢慢發生的。

沒有特別的早晨。

沒有史詩般的電話。

沒有任何宣告能把人生劃分為之前與之後。

只是有一扇門打開了。

門後是世界。

當你離開長大的地方，你失去的第一樣東西，是以為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天經地義的生活方式的那種錯覺。

這是一次健康的衝擊。

在那一刻之前，你以為身邊看到的就代表正常。

然後你到了別處。

你發現還有其他的正常。

其他的節奏。

其他的價值。

其他的恐懼。

其他的希望。

而它們都和你的一樣有尊嚴。

一開始，我觀察。

我傾聽。

我試著理解。

每個國家似乎都在講述同一個人類故事的不同版本。

語言變了。

面孔變了。

習慣變了。

但問題驚人地始終如一。

要怎麼建立一個家？

要怎麼贏得尊重？

要怎麼保護你所愛的？

要怎麼面對未來？

每一次，問題的不同只在口音。

從不在本質。

我記得走進那些前一天還只存在於紙上的城市時，心裡的那份驚奇。

機場。

車站。

飯店。

會議室。

餐廳。

街道。

那些無名的地方，成了我人生的章節。

許多人以為旅行就是移動。

不是這樣的。

旅行是改變視角。

你可以橫越一整片大陸卻什麼也沒學到。

也可以只穿過一條街，出來時已經脫胎換骨。

這取決於你用什麼樣的眼睛去看。

多年來，我以為是我在觀察世界。

後來我發現，是世界在觀察我。

每一種文化都像一面鏡子。

它把你是誰的另一幅影像還給你。

在有些國家，我學會了耐心。

在另一些國家，學會了適應。

在又另一些國家，學會了紀律。

每個地方都交給我一課，而我並不知道自己必須學它。

每一次，它都在我心裡留下某種先前不存在的東西。

當你長期住在國外，會發生一件奇妙的事。

「家」這個字改變了意義。

它不再等於一個地址。

它不再等於一座城市。

有時甚至不再等於一個國家。

它變成某種更流動的東西。

更深。

更難定義。

家變成你能隨身帶走的東西。

原則。

回憶。

你愛的人。

你不斷講述的故事。

其餘的一切都可以改變。

我在不同的國家住得夠久，足以明白一個簡單的真相。

人與人之間的相似，更多在於他們所害怕的東西。

他們害怕被遺忘。

他們害怕失去所愛的人。

他們害怕失敗。

他們害怕痛苦。

他們害怕時間。

我們生存的很大一部分，就建立在這些普世的恐懼之上。

而最真誠的連結，也正是在那裡誕生的。

不在差異之中。

而在共有的脆弱之中。

每一次換一個國家，我都留下了些什麼。

朋友。

習慣。

確定。

每一次我也得到了別的東西。

新的視角。

新的關係。

新的問題。

最後的結算從來不是經濟上的。

而是人生上的。

歲月越是流逝，我越明白，國際經驗不在於在護照上累積印章。

而在於拓寬內心的邊界。

在於變得不那麼僵硬。

不那麼確定自己的確定。

更好奇。

更願意傾聽。

世界常常獎賞說話的人。

人生卻獎賞懂得傾聽的人。

而傾聽不同的文化，是現存最有效的教育形式之一。

到了某個時候，我不再數國家。

我不再數航班。

我不再數走過的里程。

我明白，最重要的距離不是地理上的。

而是心理上的。

那段把偏見與理解隔開的距離。

把無知與知識隔開。

把恐懼與信任隔開。

每一次經歷都幫我把它縮短。

直到它讓我明白一件我沒有預料到的事。

世界不只在我周圍改變。

它也在我裡面改變。

多年前出發的那個人，已經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學會從不同角度看事情的人。

一個不那麼在乎自己對不對、更在乎理解的人。

一個不那麼被差異吸引、更留意相似之處的人。

到頭來，我明白最大的改變，不是從一個國家搬到另一個國家。

而是從狹窄的視野搬到更寬廣的視野。

彷彿我內心的地址改變了。

永遠地。

所以這道門檻講的不是國家。

不是地圖。

不是邊界。

它講的是轉變。

因為總有一個時刻，世界改變的不只是地理。

而是意義。

當這發生時，不再是你在尋找世界。

而是世界開始活在你裡面。

世界換了地址。

而新的地址就是我。